

人  
生  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程世欣  
版式 程世欣



# 建国街林业大院 我永远的“根”

□王宏波

在道里区建国街和哈药路交口处，有两栋虽然破旧却依然矗立的四层红楼，以及由此形成的大院，这里就是被人们叫了六十多年的林业大院。

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，正值黑龙江林业大开发、大建设、大发展的黄金时期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在哈尔滨成立东北林业总局。黑龙江省委从各地抽调了一批有经验、有能力且年轻的干部，在哈尔滨成立了哈尔滨林业管理局，分管小兴安岭、松花江沿岸的林业企业。

当年，为了解决这批干部及家属的进城安家问题，在这里建起了两栋四层住宅楼，一栋与共乐街（现哈药路）并行，一栋与建国街比肩。在当时周边“板夹泥”式的低矮房子衬托下，这两栋楼犹如平原上矗立的高山，从顾乡屯的大坡上远远望去，高大恢宏，成为当时的标志性建筑。

这两栋红楼每栋三个单元，每个单元的雨搭下有照明灯，楼道里有两层对开的窗户，在墙上安装暖气，每层楼梯间也有照明灯。每层有三户的、四户的，有三屋一厨、两屋一厨，也有一屋一厨的，这在当时不亚于今天的豪华商住。

为了充分展示林业大院的林业特色，大人们在宽敞的院子里栽种了沙果、山里红、山梨等很多果树，他们对于种树十分在行。在春天到来的时候，为果树剪枝、喷药；夏天领着我们这些淘小子们，从锅炉房里接出自来水管子，为果树浇水；秋季从枝头摘下红红的果实；冬天用草绳给果树裹上层层“棉衣”。

夏夜，我们在弥漫果香的院中玩耍，大人们则坐在果树间的长椅上聊天，或商讨着白天未尽的工作。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，正值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们，在院里排练文艺节目，悠扬的琴声、嘹亮的歌声如清泉般流淌，至今仍滋润着我们的心田。

为了解决我们这些孩子的人托问题，院里建起了一栋大屋檐的、红墙绿窗的二层小楼，成立了幼儿园，包括大、中、小班，分为整托和日托。有的小朋友父母是双职工，常年奔波在千里林海，不能照顾孩子，他们只好入整托班，每周回家一趟与出差回来的父母团聚。我弟弟就是其中的一员，每当他看到别的小朋友被父母接走时，眼睛里就会流露出羡慕的目光。可惜的是，曾见证我们成长的“小二楼”，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了。

住在这个大院的居民中，大部分是刚过而立之年的父母，充满了蓬勃的朝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几位居民还是历经革命岁月的老同志。

狄世公是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，在抗日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转战华北平原，1946年转业到牡丹江林区，担任大海林林业局第一任局长；王胡也是一位老八路，战斗中流弹打伤一只眼睛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被授予大尉军衔；张卫国是一位东北抗联老战士，在“逐日寇，复东北”的岁月中，他和战友们战斗在

白山黑水、林海雪原，与日本关东军、山林队进行了浴血奋战；陶雨峰是抗联名将杨靖宇的副官长，很小就参加抗联，他的夫人邢德范13岁参加抗联，他们的大女儿是牺牲战友的遗孤，由他们夫妻俩抚养长大。这些老革命不居功，不自傲，在国家建设急需木材的时候，指挥领导林区职工、群众，克服重重困难生产木材，在大院的大人、孩子心中德高望重，是大院的核心、灵魂。

那个年代的林业大院，荟萃了林业生产建设的专业人才。高文龄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木材生产专家，他是哈尔滨林业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，每到冬季木材生产的高峰期，他就坐在生产调度室，指挥林区的木材生产；林国巨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侨，他为了参加祖国的林业建设，辞别了父母和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东北林区，一干就是几十年；1964年秋，王志伟告别了林业大院，与一批黑龙江林区工程技术人员远赴云南，在热带原始森林中克服了蚊虫蛇蟒的干扰，与当地少数民族建起了一个个现代化的林业企业，直到50岁才回到哈尔滨，回到林业大院与家人团聚。

后来，为支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，一批干部又离开林业大院，开进被视为高寒禁区的大兴安岭，住木刻楞房子，甚至是帐篷，迎风斗雪，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。1968年，我父亲在扑救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中被大面积烧伤，抢救过程中输入了大量的人造血浆，因为那时的人造血浆质量不过关，由此埋下了致命隐患。1977年父亲因胃肠感冒引起其他病变，以46岁的年华把生命融入了大森林。20世纪60年代，林业大院的父辈们为黑龙江林业的大发展呕心沥血，作出了贡献。

林业大院的第二代，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，在父辈的引领下走过了那个特

殊的年代。我们在大院里，发展着各自的事业。

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大都是从林业大院出生、长大、走出来的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，有了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孩子，分散居住在哈尔滨市各个地方，有的迁移到全国各地，甚至海外，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共同点是：“根”永远在林业大院。

现在的林业大院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采，岁月的风雨把两栋红楼侵蚀得斑斑驳驳，院内的地面凹凸不平，处在周围的高楼大厦之间，就像一对相依的垂暮老人。可是，它记载了黑龙江林业的繁荣昌盛，记载了父辈和我们这一代人为黑龙江林业作出的贡献。

暮秋的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，我和妻子回到林业大院，看着这两栋已近古稀之年的红楼，不禁感慨万千：1987年飘雪的季节，坚强、慈爱的母亲给我们在这里安家成婚；1988年中秋节的晨光中，我们在这里得子；1989年初春，我们一家三口搬离了这个大院。

六十多年弹指一挥间……父辈大多已经走向了遥远的地方，把自己的灵魂和大山森林相拥。我们现在也是霜染两鬓，面部刻上了岁月的痕迹。

与妻对视，彼此的黑发中点染着几多白发。我们走出林业大院，回首再望这两栋红楼，我在想：无论如何，不管是今天有形的“林业大院”，还是明天历史概念中的“林业大院”，都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## 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